

田居儉 著



書在秋月向
吟是詩多少
才滿紙難容
故國音何可
留中酒未醉
是少無政事
不思君不識
君以酒爲君
向我如九



田居儉 著

李煌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煜传/田居俭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12

ISBN 7-80092-386-X

I . 李… II . 田… III . 李煜(937～978)-传记 IV . K8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890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125 印张 9 插页 226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80 元



李煜像

毛泽东手书李煜词

浪淘沙令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何处是神州
萧何造律
曹氏成家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永夜不繫我情

微易教也恭伶

莊子裡矣也爲

李 煦 手 迹

馬氏南唐

書

四部

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
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

軍都虞候公主

帥封鄭王

拜尚書令

監國六月

尊母鍾氏

周氏爲國

從謙宜春

陸氏南唐

書

四部



南唐書本紀卷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

后鍾氏從嘉廢稱豐頸騎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惠

其有奇表從嘉避蹤惟覃思經繕歷封安寧郡公鄭王

文獻太子卒從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

年遷立爲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殿

崇義輔之張洎主篆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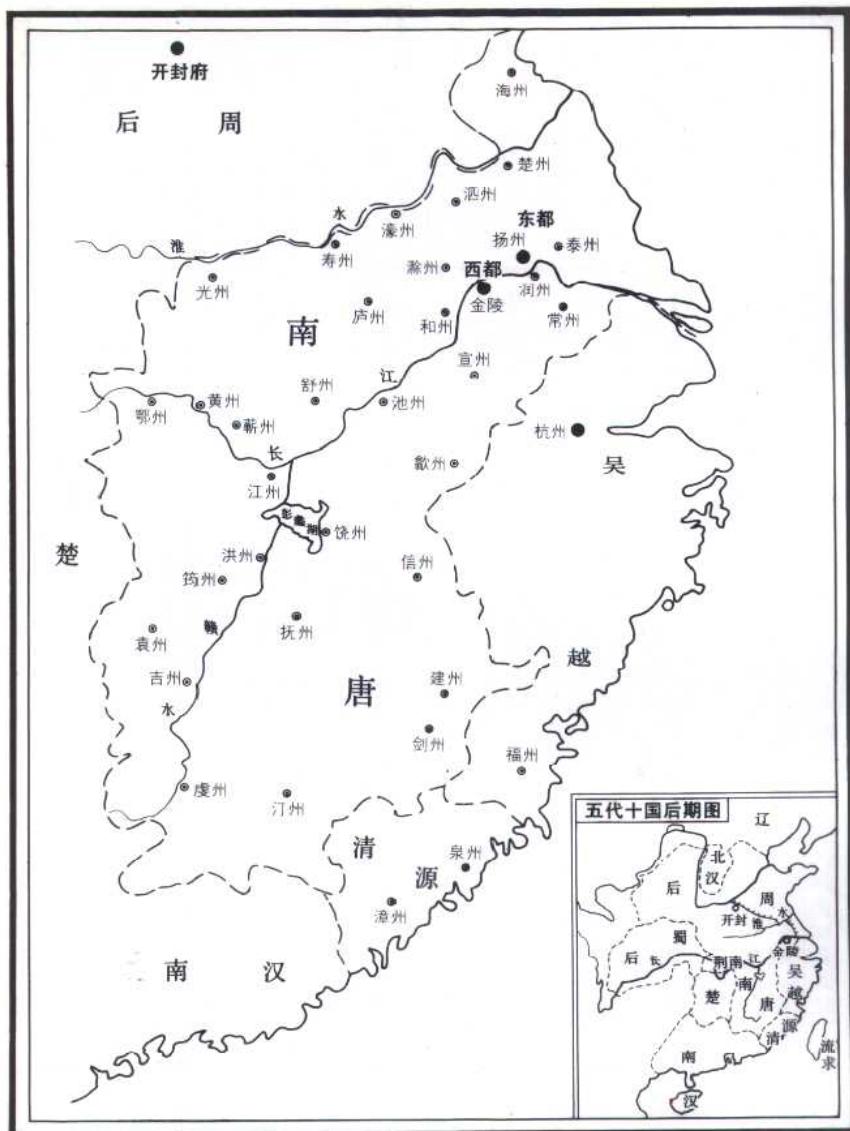
更名煜唐喪哀號不勝欷憇境內尊鍾后曰晦尊后以

后父名泰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從信王泰過爲江王

鄭王從善爲韓王立弟從鍊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

陆游《南唐书》、马令《南唐书》书影

南唐地理示意图



目 录

引 言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第一章	三千里地山河	9
	●远离战乱漩涡的一块净土	
第二章	花月正春风	49
	●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	
第三章	留连光景惜朱颜	97
	●瑕瑜互见的伉俪情爱	
第四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137
	●懦怯庸弱的末代君主	
第五章	鸦啼影乱天将暮	187
	●穷途末路的帝王生活	
第六章	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233
	●国破家亡的最后三年	

DJ49/06

尾 声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273
附录一	李煜词并历代学人论李煜	279
附录二	南唐大事编年	295
附录三	征引书目举要	309
后 记		317

引言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公元975年（北宋开宝八年）腊月末，古城金陵（今江苏南京）暗淡而阴冷的一天。

浓重低垂的乌云，像峰峦起伏的群山，沉甸甸地压在南唐紫禁城的剥蚀的宫墙上，压在宫殿鳞次栉比的黄琉璃瓦殿顶上，压在御花园颓圮的太湖石假山和御道两侧的古柏、古槐上。往日金碧辉煌、气象森严的皇宫，如今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人去楼空的悲惨、凄凉景象。

远处，秦淮河与长江汇流处的宽阔水面上，寒风呼啸，不时地掀起阵阵波涛。一排排汹涌而来的雪浪花，犹如无数头张着血盆大口的恶狼，贪婪地吞噬着江岸的泥沙。迷蒙的细雨溶解着纷扬的雪花，重重叠叠地浸渍着江畔集结待发的数百艘各式载人和运物的木船。

从船桅高悬的五颜六色的牙旗得知：这是一支北上汴梁（今河南开封）“献俘阙下”的船队。

从北宋班师凯旋队伍中遴选出的五百精兵，在正副统帅曹彬、潘美的指挥下，剑拔弩张地分乘各船，监护着日前“肉袒降于军门”的南唐末代皇帝李煜（即李后主）和王公贵胄，以及宰相殷崇义（降宋后避讳宋太宗赵光义更姓易名汤悦）等朝

廷重要官员，还有以李煜的娇妻小周后为首的后宫嫔妃。当然，更少不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那满装金银细软、珠玉鼎彝、书画古玩、图籍经卷等贵重物品的箱笼，早已贴好封条，按着编号井然有序地堆放在载重船上。

蓦然，一组鲜艳夺目的信号旗升起在指挥船的桅杆顶端，各船相继吹响了呼应启航的号角。船工们闻声顿时忙碌起来：撤跳板，收铁锚，挂篷帆。密集的船只随即离开码头，在浩瀚的江面上依次排成三列纵队，迎着风涛向对岸驶去。在渐去渐远的船队后面，撇下了女眷们肝肠寸断的哭泣声。

此刻，李煜在船舱中面南而立，着装格外引人注目：头上金丝编织的皇冠换成了寻常的布制幞头，身上绣龙的黄袍被素面的白衫所取代。他茫然若失地凝视着在霏霏雨雪中缓缓后退的六朝古都，直到那“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城垣上凸凹相间的雉堞模糊不清，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为止。

心头充满了无限惆怅的李煜，此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扮演着三国时期东吴末代君主孙皓的悲剧角色。他万万没有想到，从皇帝到囚徒，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沉浮，历史安排得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只是时间不同而已。关于孙皓降晋的始末，李煜在少年时代面对青灯黄卷，悉心读史时就已熟知。《晋书·王濬传》叙述的那些史实，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是在他降宋的 695 年前，发生在建业（今江苏南京）的事情。公元 279 年（西晋咸宁五年），西晋司马氏集团在代魏灭蜀十多年以后，为了早日统一天下，又调动水陆兵马大举征吴，在东西千里边界线上多处出击。在此之前几年，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就奉晋武帝司马炎之命，在巴山蜀水间督造战舰，操练水军。其船只规模之大，亘古罕见，每艘战船甲板方圆一

百二十步，俨然一座小城，上起楼橹，开四出门，可容纳二千余人，还可在甲板上面跑马。当时，船坞工匠砍凿木料溅下的碎片，就像飘飞的鹅毛大雪覆盖江面，并随着奔腾的江水漂向下游。机智敏锐的吴国建平（今四川巫山）守将吾彥，居安思危，见微知著，他从江边捞起散发着新木清香的断片奏请孙皓厉兵秣马，尤其要加强要塞建平防务，以防晋军水师东进吞吴。可惜，玩物丧志的孙皓，对吾彥的报警奏疏当耳旁风，对大江上下枕戈待发的晋军掉以轻心。吴国一些正直刚毅的守城将领，怒于孙皓麻木不仁，只好擅自行动，指挥部下在长江险碛要害处架设横江铁锁，并于水下暗置高大的圆锥形铸铁，用以拦截或重创晋军战船。不想，这一布防很快便被王濬探知，及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王濬接到司马炎发布的出兵伐吴的诏令以后，立即率领七万水师配合各路步军沿江东下。他先以少数擅长踏波逐浪的士卒，驾驶数十张大型木筏在前清障开路。为了迷惑吴军，又在木筏上缚草为人，被甲执仗。木筏一旦遇到铁链，便奋力冲击，或将其撞翻，或将其拖走。木筏之后，紧紧跟着大批战船，为了震慑江神并耀武扬威，每只战船的船首，都画着鹢首怪兽并架有长十余丈、粗数十围的火炬，里面灌满油脂。如果发现铁锁横江，便立刻停船点燃火炬，熊熊烈火瞬间就能把铁锁熔断，大批战船则可顺流鼓棹，乘风破浪，鱼贯前行。吴国沿江各城守军，见晋军水师船坚兵勇，锐不可挡，或落荒而逃，或献城出降，遂使王濬所部势如破竹，一路兵不血刃，直逼建业。

山穷水尽的孙皓，面对狂澜既倒的败局一筹莫展，只好遣使向王濬呈递降表：

吴郡孙皓叩头死罪。昔汉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时略有江南，遂阻山河，与魏乖隔。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露次，远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玺绶，委质请命。

及至王濬率部入城，孙皓又以亡国之礼，素车白马，“面缚舆榇”（即令人反绑自己双臂，徒步行进，另备敛尸用的白木棺材以示罪该当斩），带领王公贵族二十一人前往王濬大营请降。王濬奉司马炎之命，亲自为其解缚焚榇，押解西晋京师。正如五百年后晚唐诗人刘禹锡在其名篇《西塞山怀古》中所咏叹的：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正当李煜悲古悼今，情不自胜的当儿，忽然有一股飘忽不定的江风扑进船舱，将一捧冰凉的雨雪抛向他那近似麻木的面颊。李煜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头脑随即清醒起来。他赶紧收拢起在遥远历史年代里舒张的思想羽翼，又艰难地飞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变化，他愈加感到痛苦不堪和羞愧难言：祖父戎马一生，披坚执锐，逐鹿江淮，在扫荡群雄中创建的南唐江山，最后全部丧失在他这个不肖的子孙手中。他正是怀着这种有负于先帝含辛茹苦创业的内疚，在